



福利中心

「你最近敢有看著『全聯福利中心』的幾塊電視廣告……」

「彼khah-sái講，定著有的，一直咧強調個共裝潢省起來的錢俗予人客啦、俗物嘛有好貨啦……」

「唬！，以早是賣軍公教福利品，會使涼涼仔過，thài tō廣告，總是佇幾年前成做民營的，今著愛和人掉拚矣……」

「軍公教福利品……啊！我會記得……」

「若欲講『全聯福利中心』，的確愛講著進前的『軍公教福利中心』……『全聯』的基礎是對(ui)彼時陣拍落來的……」

「前後有啥物無仝？」

「簡單講，上大的差別是佇『軍公教福利中心』的時代的確愛提軍公教專有的『購物證』才允准人入去，目前的『全聯福利中心』佇成做民營了後，一般人毋免證件嘛會使入去……」

有一工，我參一个較(khah)少年的同事開講的時陣，講著「全聯福利中心」的話題，內容大概就(tō)是頂面的對話。彼工轉來了後，我家己一个佇房間內底拍報告，煞雄雄想著用網路揣福利中心的相關資料，結果發見著「全聯福利中心」是佇一九九八年成做民營，消費者毋免證件就會使入去，猶閣有，「軍公教福利中心」是佇一九七〇年代成立。

「遮的資料攏略略仔知影矣，敢無別款的？」

「Ooh！這篇研究論文誠清楚……『軍公教福利中心於民國六十四年成立，由原國軍福利總處擴大兼辦全國公教人員福利品的供應而成立，由於福利品的外流與品質受疑慮等因素，使得其存廢問題迭有爭議，民國七十八年公教人員部份以全聯社名義經營，然本質上與原軍公教福利中心無異。』」

「軍公教福利中心是佇一九七五年成立？若按呢……彼當時，我拄欲讀國小的niâ？抑是……」

我對細漢的記智，較有印象的是耍玻璃珠仔、奕(i)尪仔標、掠四跤仔、灌杜伯仔，抑是偷挽菝仔、偷敲樣仔等等，檢采和阮這代的庄跤困仔仝款。我猶會記得細漢捌去「福利中心」要過，講較清楚咧是「軍公教福利中心」，這都毋是一般困仔抑是大人經驗會著的。

我第一遍去「福利中心」，檢采是佇國小三年欲升過四年的歇熱彼个時陣。欲去「福利中心」的心情，親像這陣的困仔欲去遊樂園仝款歡喜。阮兜無人冇「購物證」，毋過我熟似(sik-sāi)佇遐顧門的彼个好笑神的阿姊，伊想辦法予我入去。總是我毋捌共人講過這層予我歡喜閣心酸的代誌，講到遮，閣予我想起彼間阿婆簍仔店……

【我的同窗兼好友「念魯」】

話愛對「念魯」講起。

念魯，是我國小的一个同窗的兼好友，個老爸(pē)是阮隔壁班的級任老師。彼當時，我一直有一个疑問，為啥物全款是「國語」，阮級任老師講的「國語」參念魯個老爸講的「國語」哪會差遐濟？念魯的老爸講話雖罔誠大聲，毋過我嘛聽無啥有，聽念魯講個老爸是中國山東人。總是我感覺念魯講話比個老爸加足清楚，而且伊嘛會曉講幾句仔台語，雖罔有當時仔嘛會聽無伊咧講啥，總是印象中無拄著啥物大問題。

當時雖罔知影佇學校袂使講台語，總是因仔人講話會控制袂牢，有當時仔講「國語」的時陣會自然透濫一寡台語，我參一寡同窗的攏全款。當然，阮逐个心內攏知影，講台語一定愛注意，假使予交情無好的人聽著就會去投予老師知，彼个時陣阮皮著愛tenn予伊經，掣咧等，準備食「竹筍炒肉絲」，抑是罰錢、罰倚。閣聽講以早嘛有學生講台語，就予老師罰倚佇台仔頂，頭tàm-tàm，領頸(ām-kún)掛一塊牌仔，牌仔垂(suê)到胸坎頭前，正面寫「我說台語」(Oo-Soo-Thai-I)、「我說方言」(Oo-Soo-Huang-En)、「我要說國語」(Oo-Iau-Soo-Koo-I)抑是「我是壞人」(Oo-Su-Huai-Jian)。

阮彼班內底，檢采是阮厝離學校上遠，不而過方向是參踹佇學校附近的念魯個兜全款往西，阮放學的時陣攏會相招做伙行路轉去。國小三年歇熱進前上課的最後一工，逐个的心情攏靜袂落來，親像是厝角鳥仔全款，話講袂停，一直到放學，阮攏維持一款歡喜的心情。這工我恰念魯嘛帶著開始歇熱的歡喜心情，參以早全款，同齊行路轉去，就佇半中途，伊英雄提起頂禮拜去「福利中心」迫迤的代誌，這嘛是我第一擺聽著「福利中心」。

「你知道嗎？學校附近有一間福利中心？」念魯用淡薄仔颯(iāng)的口氣講。

「是福利社嗎(Su Hu-Li-So Ma)？」我應。

彼个時陣，我惹惹掠準是伊共「福利社」講毋著，講做是「福利中心」。總是這馬想來，「福利中心」會使講是公家機關佇各地方所設立的大「福利社」，嘛無毋著。

「M是lah！你不知道嗎？比學校的福利社大好多好多，彼裡面有很多很多東西……有糖果、餅乾、泡麵、汽水、果汁、衛生紙、奶粉、肥皂……很好玩……」伊講甲喙角全波，我聽甲耳仔phak-phak。

「Hiooh?!」我用欣羨的表情佻聲啾回應。

「不是每一个人都能進去喔！」

「愛按怎(án-tsuánn)才能進去(Tshai Nng Tsin Tshi)？」

「要很厲害(ㄉㄨㄟㄣㄟㄣㄟ)的人才能進去！」

「厲害(Lí-Hái)？愛佻厲害(juā Lí-Hái)？」

「『反正，就是要很厲害啦』！阮厝(gún tshù)到矣……」

念魯個兜連鞭就到矣，終其尾仔，到底「福利中心生做啥款」、「愛佻厲害的人才會使入去」等等的問題一直無明確答案，干焦共遮的疑問留予我家己一个人沿路行沿路想。

明仔載開始就是歇熱，毋免上課，本底會使大耍一下，檢采誠歡喜才著，想袂到念魯佇歇熱進前會留落遮的問題無回答，害我的心情一直掉跋反(píng)。

【向(ng)福利中心出發】

彼冬歇熱的前一、兩禮拜，我頭殼內底一直咧想「福利中心」。彼款心情就親像毋捌去過動物園、遊樂園的因仔，規工攏咧惹想、空想彼內底的模樣全款。

「福利中心到底有佢好耍？」

「學校歇熱，福利中心毋知敢有開？」

「若是福利中心嘛放假，我就無法度入去矣！」

「入去敢愛錢？」

總是控制袂牢好玄(hónn-hiân)的心，就決定家己一个欲去揣福利中心。好佳哉，念魯提起福利中心的彼當時，我有特別問伊大概是佇啥物所在。

毋通看我按呢戇戇呆呆，我嘛是有經過小小的計畫neh！

欲去的前一工，早頓是食大兄的同窗的送伊的餅配泔。泔就是糜(mâi)的湯，阮兜攏用這來當做牛奶。我趁厝裡的人無注意的時陣，共分予我的餅留落來，用簿仔紙包起來。彼是四角四角、焦焦tīng-tīng的餅，聽講彼款餅較儂(oh)潤。Ing暗，我就對我彼隻腹肚楞楞的豬公(錢筒仔)勻勻仔giáu出一籊銀，共錢恰彼塊餅攏先囡(khng)入去明仔載欲穿的彼領褲的袋仔。

隔轉工，也就是欲去福利中心的一工，驚厝裡的人無愛予我去，我就共個騙講欲去學校附近的同窗的個兜問歇熱的功課。我先共suí-too(すいとろ=suitou)措咧，閣檢查褲袋仔的錢恰餅。攏無問題矣，就向(ng)學校的方向出發，準備欲去揣福利中心。

以大人的眼光來看，對阮兜離學校確實有一塊仔，何況是囡仔。總是欲到學校的這段路，我逐工上下課攏咧行，路草誠熟，體力嘛有法度。問題是到學校附近以後，欲按怎揣著福利中心。

沿路佇喙內，就一直惹惹唸。

「福利中心若無開，這逝(tsuā)路就白行的……」

「念魯講的這條路敢著？我看惹翻頭較穩當……」

「若有開，我就會使入去迫迫矣……」

想著遮，我就無閣躊躇(tiū-tū)矣，嘛愈行愈緊。來到學校附近，我跛步踏慢，按照念魯講的開始揣路。

「到遮愛轉幹……」

「檢采直行……？」

「這條路敢著……？」

我先停落來，共suí-too的蓋tsuān予伊開，斟一杯茶唸了才閣繼續行。無佢久，我揣著一間熟似的簔仔店，講熟似不如講有印象較正確。這間簔仔店，是佇一个同窗的「阿員」個兜附近。以早阿員tshuā我來個兜迫迫的時陣，伊就順路佇這間簔仔店買la-mu-ne-tha-ma(ラムネ玉=ramunetama，一種佇矸仔喙用玻璃珠仔塞咧的汽水)請我唸。彼是我第一擺唸la-mu-ne-tha-ma，這間簔仔店我猶會記得。

「無毋著……是『阿婆簔仔店』……」我愈來愈確定。

顧店的是一个阿婆，彼當時我恰阿員就共這間號做『阿婆簔仔店』。

「當時jih la-mu-ne-tha-ma矸仔頂的玻璃珠仔，無張持煞予汽水噴著，足好耍嘛足好唸的……」

「若按呢，阿員個兜嘛佇附近……」

雖罔當時是阿員咧tshuā路，我無認真認路，總是這一逝路行來，我記智沓沓(tauh-tauh)恢復。

「阿婆！」佇咧思考的時，我看著阿婆慢慢仔對簔仔店行出來。

「你……？啊，是以早和阿員做伙來的同窗的？」阿婆目睷轉大蕊掠我相一下，停一下仔，想袂伊閣會記得我。

「Mh……」

「你欲來揣阿員迤迤hiooh？」

「毋是……」

「啊，你小等一下！」阿婆毋知想著啥，那講那行入去內底。

過目nih仔，阿婆一行出來，手裡若像tēnn啥物。

「這予你食……」阿婆伸手tu幾粒糖仔予我。

「多謝……」我順手共糖仔袋仔褲袋仔，恰彼塊餅囡做伙。

「附近有一間福利中心，人攏走去遐買物件，最近愈來愈少人來交關……」阿婆目頭小可結結，順喙講。

「福利中心？佇佗位？」我聽著福利中心，就趕緊問。

「對這并過去，隔兩條路……正幹……」阿婆行較出來，話那講手那比。

「按呢我知影矣，多謝……我想欲來去看一下……」

「你就毋通去傷久ooh，傷暗轉去，序大人是會擔心neh……」阿婆沿頭吩咐(huan-hù)。

「Mh，我來去矣……」

「寬寬仔行ooh……愛注意車neh……」我已經行八、九步矣，阿婆閣佇後壁喝。

離開阿婆箴仔店了後，我毋知影為啥物無順繼去揣阿員，檢采干焦想欲趕緊揣著福利中心，抑是欲靠家己揣著福利中心。照阿婆講的，我行過兩條路，來到遮，真正有看著路裡有人騎鐵馬載甲大包細包，彼有一大thōng，誠顯目，一看就知影是衛生紙。

「真厲害……騎鐵馬有法度載遐濟物件！！」

「按呢……檢采佇這搭位仔……」

正幹了後，真正看著kháng-pán（看板=kanban、）寫著「X X X福利中心」。誠無簡單，總算是家己揣來到福利中心矣。

「好佳哉有拄著阿婆……」那想那摸看褲袋仔的糖仔猶有佇咧無。

Khioh去學校，這是我家己一个行遐遠的路來到想欲來的所在，閣揣著一直想欲入去的「福利中心」，我足歡喜的。

【好笑神的阿姊】

看對福利中心的門口，有袂少人出入。

「啊，檢采今仔日是禮拜，莫怪……」歇熱期間，我攏無注意禮拜幾。

「真正門口有一个人咧顧neh，穩當是咧收門票的……」

詳細看，顧門口的是一个好笑神的阿姊。

「無看咧賣門票的所在……」

「先看覓咧好矣……」

我準備先佇門口的彼枝電火柱邊仔看情形，才閣拍算。結果，我看著欲入去的人一个一个慢慢行倚去顧門口的阿姊遐，才提出一款物件予伊看，親像佇學校提手巾仔、衛生紙予老師檢查全款。

「彼是啥物？門票？」

「頂面若像有貼啥物……是相片！」我跛步慢慢徙(suá)，行較近去看一下。

「門票？門票頂面有貼相片？」慢慢行轉來電火柱邊仔。

「無門票敢會使入去？」

「莫較好，若是無拄好，穩當會予警察掠去……」喙是按呢講，我一點仔嘛無想欲放棄入去的念頭。

誠濟人出出入入，出來的人，揸(kuānn)甲大包細包，親像免錢的全款。有足濟是摺衛生紙佻牛奶粉，牛奶粉雖罔罔佇塑膠袋仔內底，無像衛生紙一tōng遐好認，總是塑膠袋仔予牛奶粉管仔kīng出來的圓桶仔形嘛一看就知。

「內面到底有佻濟物件，攏罔啥物？內面足闊的hiooh？」當時，檢采有一秒鐘的期間，我頭殼內想著福利中心內底親像「機器貓小叮噹」（一九九七年已經根據日本的原名「ドラえもん」＝「Doraemon」佇台灣正名號做「哆啦A夢」）的袋仔全款，會使貯誠濟誠濟的物件。

心內驚驚，總是好玄，足想欲入去看覓咧。我當等無人出入的彼時陣，就趕緊頭殼lê-lê，殘殘共伊行倚去。

「我敢會使入去？」我問彼个好笑神的阿姊。

「你有沒有『軍公教購物證』（Ni-Ioo-Me-Ioo『Tsing-Kong-Tsiau Koo-U-Tsng』）？」阿姊微微仔笑，問講。

「啥物『證』（Tsng）？」

「『購物證』……」

伊閣講一擺，我嘛是聽無。雖罔聽無，毋過我想伊檢采是咧講拄才欲入去的人提出來予伊看的「門票」。

「我有一籬，會使買門票……」

「這毋免錢，嘛毋免門票……」彼个阿姊改用我聽較有的話共我講。

「恁(lín)阿爸(a-pa)抑是阿母(a-bú)，敢是軍人、公務人員、老師？」伊繼續講。

「毋是，毋過阮阿爸是做工的，伊佇工地有法度擔誠重的物件起去三、四層懸的所在ooh！真厲害(li-hāi)--neh！」我想著阮同窗的念魯講愛誠厲害(Lí-Hái)的人才會使入去。

「按呢……無『購物證』，袂使入去--neh……」阿姊用抱歉的表情回答。

我本底叫是講提起阮阿爸誠厲害就有夠矣，結局煞予彼个阿姊講袂使。

「閣有，阮阿母是作田的，伊若無去田裡作穡，就會參阮阿爸去做工--ooh！伊嘛是誠厲害--neh！按呢嘛袂使--hiooh？」我看情形毋著，趕緊補充。

「嘛是袂使--neh，歹勢……」阿姊搖頭。

「是ooh……」彼个阿姊連繼攏講袂使，雖罔毋甘，總是我已經想無步矣，只有準備通好來去轉。就佇我頭殼tàm-tàm佇咧欲越頭轉去的這時陣，伊煞雄雄細聲細聲叫我小等一下。

「啊……弟弟，你先去遐等一下，若看著有大人欲入去的時陣，你就綴咧個後壁入去。毋過你袂使共別人講ooh，聽有無？」伊頭越來越去，目睷四界看一下，才細聲共我講。

「……」我歹勢應，就tìm頭，表示聽有。

雖罔按呢講，總是對毋捌做過的代誌，猶是會感覺驚驚。毋過，我真正照彼个阿姊交代的，佇邊仔等，看著有大人就趕緊綴佇後壁入去，結局一點仔問題嘛無。

「Uah！足濟物件……」

「這是大兄的同窗的送伊食的四角四角、焦焦tīng-tīng的餅……我褲袋仔嘛有一塊……」

「這是念魯捌提去學校分我食的……」

「捌看過阿員食過這……」

「這是定定看著人揸的衛生紙……」

佇福利中心內底，我看著誠濟物件，全一種物件嘛有足濟款牌子。親像我上愛食的糖仔、餅仔，有誠濟款，我看甲真心適，嘛要甲誠歡喜。

這擺的經驗，一直是我佻彼个阿姊两个人的秘密，轉去無講予厝裡的人知，連我上好的同窗的念魯、阿員，我嘛攏無講。事實上，歇熱結束以前，我捌閣用全款的方法入去一擺，彼个阿姊猶原是用微微仔笑回應我。

開學以後，有一个拜六，放學欲轉去進前，我家己一个人幹去福利中心，這擺毋是欲入去耍，是會數念彼个好笑神的阿姊。Thài知影來到福利中心門口，無看著彼个阿姊，顧門口的換一个oo-jí-sáng(おじさん=ozisan)。

我毋敢倚過去，佇邊仔相，等規晷久，總算聽著欲入去的人共oo-jí-sáng問：「咦，換人看守了喔！以前彼个小姐呢？」

Oo-jí-sáng用參阮隔壁班老師的口音，就是用念魯個阿爸全款的山東腔口，笑笑講：「她啊，手腳不乾淨，偷東西被抓到……上禮拜就叫她滾回去了……果然是被日本鬼子奴化……低等台灣人……」

雖罔我無法度完全聽有oo-jí-sáng的話，總是我猶聽會出伊咧講彼个阿姊「偷東西」(Thoo-Tong-Si)。

「無可能……無可能啦！遐爾好的阿姊，絕對無可能會偷提物件！」我心內咧喝。

彼當時，天頂烏陰烏陰，強強欲落雨，我就趕緊越頭欲來轉。佇轉去的半中途，想著彼个阿姊予人講是賊仔，閣想著以後嘛無法度閣看著伊，我雄雄吼出來，毋管敢有人咧看無，uān-nā行uān-nā吼，uān-nā吼uān-nā行。總是欲到厝進前，就趕緊共目屎拭拭咧。會記得彼站仔，我心肝頭親像予一粒石頭仔一直砦牢咧，心情攏袂爽快。

【借「購物證」】

檢采是我國小五年的時陣？

有一工暗時食飯飽，我咧寫宿題，「國語」單字已經寫矣，拄欲寫日記。雄雄聽著讀高中的大兄向阿爸、阿母提起「福利中心」的代誌，我目調隨金起來。大兄講佇福利中心買物件較俗，會使去看咧。

雖罔困仔人有耳無喙，總是我忍袂牢，就插喙：「若欲入去福利中心，愛有『購物證』(Koo-U-Tsng)才會使--neh！」

「啥物『證』(Tsng)？」這是阿母問的，總是對阿爸的表情看來，伊嘛是leh咧等我回答。

「就是一種門票啦！毋閣毋免予伊錢。」我講甲若像誠捌，事實上我mā嘛無蓋清楚。

「門票就門票，閣號做啥物『購物證』，顛倒捎攏無……」阿爸嘵嘵唸。

「免錢？按呢欲佻提？」阿母問。

「軍人、公務員、老師攏有分(pun)『購物證』……阮班有同窗的個阿爸是老師、食公家頭路的，若有其他同窗的欲去福利中心，攏是共個借『購物證』……」大兄解說。

「食公家頭路的hiooh……啊，按呢我會使共金池仔借……台灣困仔欲出頭本底就無簡單，伊考會牢公家的，實在有夠厲害……」阿爸講。

「按呢敢好？」阿母若像感覺無啥妥當。

「三八矣！金池仔細漢的時我捌共伊顧過，伊攏叫我nì-sàng(兄さん=niisan=阿兄)，有這款oo-too-too(おとうと=otouto=小弟)，真正榮光……今，共伊借一个『購物證』，有啥物毋好……」

「話是按呢講無毋著，總是對伊食公家頭路了後就無啥往來矣……」

「無要緊啦！朋友攏是相放伴的，像咱佇播田抑是割稻仔的時陣，毋是攏會去個老爸的田園共伊鬥跤手……」

「魚huān魚，蝦huān蝦……」

「無要緊啦！分遐清楚欲創啥，恁查某人就是愛計較……」

阿爸、阿母毋是咧冤家，個以往講話的口氣就是按呢，我恰大兄對這款情形誠慣勢。話講到遮，阮已經知影代誌就是按呢決定矣。

隔轉工，食晚頓了後，阿爸講欲去金池叔仔個兜開講一下。阮攏知影伊主要是欲去借「購物證」，當時阿母無特別講啥，干焦吩咐伊愛較早轉來咧，毋通話講落就講袂停，共人攪擾著。

檢采是經過十分抑是二十分鐘久？放學了後就去同窗的個兜討論功課的大兄倒轉來矣。伊隨對冊包提出一張「軍公教購物證」，予阿母。

「阮同窗的個阿爸是老師，伊聽我講欲去福利中心的代誌，就隨提『購物證』借我。本底我無想欲共伊提，總是tu袂過伊，閣驚tshik著伊的好意……」

「你是有共人說謝無……」阿母共「購物證」收落來。

「有啦！」對大兄應的聲嗽，聽會出來伊心內穩當認為這是當然的代誌。

「今就欠人人情債looh……」阿母誠細聲講，總是佇邊仔的我猶聽會著。

「啊，著……你趕緊去恁金池叔仔個兜，共恁老爸講毋免借矣。」阿母雄雄想著，越頭共我講。

「Hòò！」我應了就隨出門。

雖罔毋是用走的，總是我跛步嘛無算慢，無佸久，我就來到金池叔仔個兜矣。行到位的時陣，我無直接入去，先佇門口埕探一下。我看著客廳電火光光，毋過親像無看著阮阿爸的身影，干焦有看著金池叔仔恰阿嬭兩個人。

「阿爸檢采轉去矣，穩當是相thut路……」

外口暗暗，個無看著我。我想欲直接轉去，無欲閣入去相借問矣。就佇我欲離開的時陣，聽著金池叔仔恰阿嬭咧講話，暗時的聲音有較響，雖罔細聲，總是原在聽會清楚。

「你拄才哪毋共『購物證』借nì-sàng去買物件？」我聽著阿嬭的聲。

「為啥物我愛借予做工仔人、作穡人？」金池叔仔應聲。

靜一下仔，檢采是四、五秒仔時間，才閣聽著金池叔仔的聲。

「當初我考公家的時陣，台灣人的名額有限，遐的外省人逐省攏有分配名額，連西藏、新疆嘛有……我是靠家己的實力才考著的，當時閣贏一大堆飯桶的台灣人……總算會當恰外省人比並……看我好過日矣，就走來交陪……『想要借購物證，門都沒有啦！』這是我辛苦才得著的，就若像是賞狀--neh……我才無愛借予身分低閣戇的散食人……」

「你是咧講啥，練規套的……nì-sàng算起來嘛是家己的人--neh……」

「啥物家己的人……我才無愛參身分低的人交陪……」

「好，你上厲害……」

「爸！媽！恁是咧冤啥……我咧讀冊--neh！」雄雄聽著金池叔仔的厝仔囡的聲。若無記毋著，檢采伊加我三歲。

「大人的代誌，囡仔人莫管……『乖，你快進去，把房門關起來就好了』……」阿嬭講一半，突然變換話語。

「你為啥物講台語……」金池叔的講。

「阿公叫我佇厝裡愛講台語……」

原來，是金池叔仔共氣出佇囡仔身軀頂。「啊！」我雄雄想著捌聽阿爸講過，金池叔仔要求佇厝裡愛講「國語」，上無佇囡仔面頭前的確愛講「國語」，「國語」講會嬌氣(suí-khùi)，囡仔去學校抑是以後出社會較有法度參人比並。阿爸嘛是聽金池叔仔個老爸講才知的，當時個老爸一直怨嘆彼个寶貝孫攏講伊聽無的話，閣唸講佇厝裡愛講祖先傳落來的話毋才著。

「你還說……誰叫你聽阿公的，學校老師不是說要說國語嗎？……」金池叔仔大聲喝。

「你們剛才不也是在說台語……」

「你再說說看！你再說說看！」

繼落來，我就無繼續聽矣，檢采講我無想欲閣繼續聽矣才著。欲走的時陣，我共跛步放輕，驚予個知影我佇外口。

轉來厝的半中途，我一直考慮敢通共阿爸、阿母講這層代誌。總是猶袂決定好，就已經到厝矣。踏入門，我就看著阿爸已經到厝，閣點一支薰那軟(suh)那咧恰阿母講話。彼當時，我一看著阿爸、阿母的面，就隨決定啥物攏莫講。

「我轉來矣……」

「我才咧共恁老母講niâ，檢采是相thut路……」阿爸看著我入來，隨停止恰阿母的對話，參我講。

「Ooh！」

「好，乖，面去洗洗咧，才去看冊……」阿母講。

「Ooh！」

我行離開的時陣，阿爸越頭過，繼續恰媽講話。

「……細漢恰伊親像司公仔聖杯……總是這馬參伊講話已經袂投機矣……連恰我講話嘛會濫幾句仔「國語」(Koo-I)，誠袂慣勢……」阿爸大力吐一喙薰。

我洗面洗好，拄著大兄拄欲來洗身軀。我擋袂牢，就共金池叔仔這層代誌講予大兄聽。大兄聽了誠受氣，叫我毋通共阿爸、阿母講。停一下仔，伊閣講：「真正是看人無目地neh……有啥物通好颺的，我以後嘛會考牢公家的予個看！」

隔轉工，放學轉來，我看著桌頂大包細包，食的、用的攏有，閣有誠顯目的一罐牛奶粉、一thōng衛生紙。

「恁去福利中心轉來矣ooh……」

「下晡阮提早對工地轉來，我騎oo-too-bái(オートバイ=ootobai)載恁老母去福利中心覓一下……」

「Thài買甲遐濟物件？有泡麵、餅……」好玄的我，搜(tshiau)來搜去，看有啥物件。

「都做伙做工的無，恁順叔仔、福伯仔啦，知影咱欲去福利中心，就叫咱順繼買一寡物件……」

大兄轉來了後，聽著阿爸、阿母相載去福利中心，就笑笑仔講：「無夠著啦，雖罔福利中心有較俗，總是提早轉來買物件，閣是兩個人做伙去，袂和啦……」

「橫直我佢恁老爸規年透冬毋是去工地就是去田裡，毋管佢一工嘛攏無閒，趁今仔日歇一下晡嘛好……」阿母綴咧笑。

「無要緊啦，歡喜就好……」阿爸嘛笑笑。

我看個三个咧笑，我嘛笑參落。

【阿婆箬仔店倒擔】

國小卒業彼冬，檢采是出業式了後閣經過兩個月，我按算欲去揣阿員迫迫。雖罔才經過兩個月爾爾，總是會數念我這位好朋友。不而過，我閣有一个目的，就是欲去看個兜附近的阿婆一下，順繼咁阿婆賣的la-mu-ne-tha-ma。想著一逝路，通做兩件歡喜的代誌，我規个心情就輕鬆起來，連邊仔的人嘛會懷疑(giau-gî)我為啥物不時攏喙笑目笑。

彼一工，去阿員個兜的時陣，我是行對別條路，無全方向，就無經過阿婆箬仔店。事實上，我嘛按算等佢阿員開講了才參伊做伙去阿婆箬仔店，這擺換我請伊咁 la-mu-ne-tha-ma。結果，我佇阿員遐一直耍到下晡四點外，才準備離開，好通來去轉。對阿員個厝出來了後，伊堅持欲送我行一段路，我就共伊招講先來去阿婆箬仔店躉一下。講到遮，阿員一句話到嚨喉空矣，閣共吞落去。

「阿……」

「有啥物代誌hiooh？」

「無lah……你等一下就知……」

「……？」

伊都按呢講矣，我就無閣問，做我共跂步踏進前，行向(ng)阿婆箬仔店的方向來。行來到阿婆箬仔店的時陣，應該講經過「原底的」阿婆箬仔店的時陣，我才發見阿婆箬仔店已經收起來無咧賣矣。這馬這tah已經變成一間剃頭店矣，kháng-pán新新新，寫「家庭理髮」。

「阿婆箬仔店……」我看一下，誠驚惶嘛失望。

「咱畢業了後的三、四禮拜就收起來矣……搬的速度誠緊……」阿員講。

「為啥物？」我問。

「聽講是無啥人來交關的關係……一直無錢納厝稅……」阿員回答。

「兩年前阿婆若像有講過……」我佇心內想。

「阮阿母講伊這馬嘛攏去福利中心買物件，遐物件濟閣俗……」阿員繼續講。

「敢知影阿婆這馬咧創啥？」

「聽講阿婆這馬攏四界去拈(khioh)字紙，嘛會去福利中心外面拈kha-tóng (カートン = kaaton = 紙箱)……」

「是--ooh……」

「你敢有欲食啥物，咱來去福利中心買物件？」阿員咧招我。

「我袂喙焦，嘛袂朽，我無愛去福利中心……」我話愈講愈細聲。

彼當時，天頂烏陰烏陰，看起來若像欲落雨。我隨佢阿員相辭，趕緊來轉。佇轉來的路裡，雄雄我目睷前罩水霧，一目nih仔頭殼內就閃過誠濟畫面；畫面有時是有色彩的，有時是烏白的：國小三年暑假歇熱一个人去福利中心的我、彼个好笑神的阿姊、笑笑講阿姊是賊仔的oo-jí-sáng、彼暗佇客廳冤家的金池叔仔佢阿嬪、騎oo-too-bái相載去福利中心的

阿爸佻阿母、佇福利中心咧拈kha-tóng的阿婆……

我毋知影為啥物會雄雄出現遮的畫面，總是當時我心肝底非常確定：「福利中心確實真濟物件，總是內底無咧賣la-mu-ne-tha-ma，嘛無咧賣阿婆予我的糖仔，我猶是較懷念阿婆簪仔店。」

自按呢，我就攞毋捌去彼間福利中心矣。檢采是遐捌有一个我想欲看煞看袂著的人，閣有一个我驚看著會傷心的人……

就算講是到二〇〇八年的這馬，我心肝底嘛會不時出現稀微的聲音：

「好笑神的阿姊，我誠數念你！」

「阿婆，祝你健康！」

創作理念

Biâu-siá tsit-ê tsò-kang-lâng kap tsò-sit-lâng ê gín-á khì福利中心tsìn-tsing hām í-āu huat-sing ê tsē-tsē tshù-bi kap sim-sng ê tãi-tsi. Iōng gín-á-lâng ê kuan-tiám, khuànn tsá-kí福利中心ê tsún-tsai.

Tsù-tiōng biâu-siá tsē-tsē ê kám-tsing, lái-iōng iáu-koh khan-siáp tiòh tsá-kí. Tãi-uân ê jí-giân huat-tián kong-tsit khó-tshì tsè-tōo kap kun-kong-kàu jī-guân hok-li-phín ê kiong-ìng tsè-tōo túng-ting gi-tê.

周華斌

